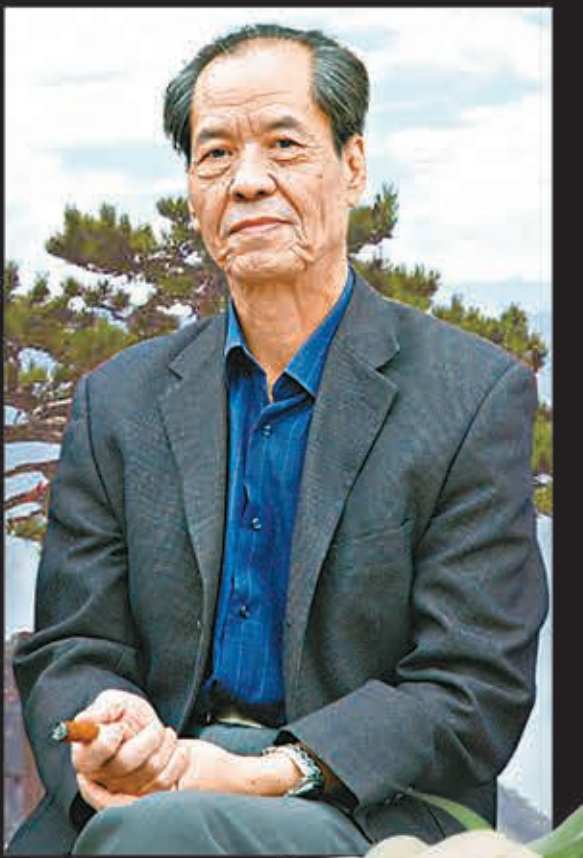


秦川鄉土還依舊 原下再無陳筆翁

著名作家、《白鹿原》之父陳忠實病逝



陳忠實
1942—2016

生平與代表作

陳忠實1942年出生於陝西西安城東20公里的西蔣村，這個村子看似不大，但卻背倚白鹿原，面臨灞河，山清水秀，僻靜而安逸。1979年，陳忠實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曾先後擔任陝西省作協主席、中國作協副主席、陝西作協名譽主席等職。多部作品曾獲內地文壇知名獎項：

- 短篇小說《信任》獲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 《立身篇》獲1980年飛天文學獎
- 中篇小說《康家小院》獲上海首屆「小說界」文學獎
- 《初夏》獲1984年當代文學獎
- 《十八歲的哥哥》獲1985年長城文學獎
- 報告文學《渭北高原，關於一個人的記憶》獲全國1990年至1991年報告文學獎
- 長篇小說《白鹿原》獲1993年陝西雙五文學獎、199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炎黃杯文學獎、第四屆茅盾文學獎
- 《青海高原一株柳》被改寫選錄於蘇教版國標本第十一冊語文書中的第十五課

整理：記者 李陽波

佳作多語傳播 未譯英版成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陳忠實的作品不僅廣受中國讀者歡迎，而且在國外也有很好的「市場」。1993年《白鹿原》出版至今，在內地已推出40多個版本、發行200多萬冊，還有日語、韓語、越南語、法語(圖)等外文版出版，並被改編成秦腔、話劇、舞劇、電影等多種藝術形式。陳忠實和他的作品，已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精品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一張名片。

據了解，《白鹿原》最早被翻譯成日語，後來陸續翻譯成越南語、法語，但英語版本卻一直擱淺。2011年，西安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馬安平副教授另闢蹊徑，選擇了部分陳忠實的散文進行英文翻譯出版，了卻了陳忠實心中的遺憾。



■1998年10月，陳忠實在西安舉行的第九屆全國書市上為讀者簽名。 新華社



■陳忠實（右一）早年在陝西省西安市灊橋區莫靈廟大隊了解蔬菜生產情況。 新華社

他像自己筆下腰桿挺直的「白嘉軒」



對於熟悉陳忠實的很多記者同行來說，採訪他無疑是一項快樂的任務。作為一位從內到外處處都散發着三秦氣息的典型關中漢子，樸實、正直、慈祥，有問必答、有求必應，這些都會讓每次的採訪變得輕鬆而圓滿。

記得四年前的一次座談會上，記者開會前偶遇陳忠實，簡單的採訪即將結束時，一位工作人員匆匆趕來，請先生急赴會前活動。與先生互別後，記者突然發現忘記拍照，於是對着他的背影冒昧的喊了一句：「陳老師，拍照。」而此時，已經進入會議室大門的先生似乎並沒有聽到。本以為此次採訪注定要如此結束，沒

想到在座談會結束之後，低頭整理資料的記者突然聽到一句地道的秦腔：「你好，是要拍照嗎？」於是這次採訪便變得圓滿了。

陳忠實先生溘然仙逝，一位當地的記者同行撰文寫道：「老爺爺不算是高產作家，但一部《白鹿原》足以讓很多人望其項背，他就像自己筆下的白嘉軒，無論什麼場合下，都是腰桿直直的，那種氣場給人的感覺也是一身正氣，比起其他一些作家，陳老的身上少了世俗和圓滑。」

確實如此，陳忠實身上那種關中漢子特有的樸實氣質和高潔的品質，舉手投足之間顯現的大儒風度，足以讓每一個和他交往的人感動和敬佩。 ■記者 李陽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中國當代著名作家、長篇小說《白鹿原》作者陳忠實29日上午因病在陝西西安逝世，享年74歲。陳忠實去世的消息一經傳出，社會各界人士紛紛在網上發文哀悼。陳忠實的代表作、也是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白鹿原》出版至今，已發行逾200萬冊，並被改編成秦腔、話劇、舞劇、電影等多種藝術形式，被譽為「一代奇書」。陳忠實生前曾以「死後可以做枕頭的書」評價自己的這部嘔心瀝血之作。



■現在的白鹿原。 網上圖片

有讀者得知消息後，於網上即興感歎道「秦川鄉土還依舊，原下再無陳筆翁。」意即渭河平原（又稱秦川）風貌依然存在，然而才華橫溢的作家陳忠實卻在白鹿原這片土地上永久消失了。

立三嚴規潛居鄉下

從1962年處女作發表，到80年代成為專業作家，陳忠實對於那座從小就「朝夕相處」的白鹿原一直有着特殊的情感和創作衝動。1988年，陳忠實隻身重回白鹿原畔下的西蔣村，希望能寫一本關於這塊土地和祖輩們身上故事的書。而當他再次站到祖宗們反覆踐踏過的土地和那方留着許多代人腳印的小院時，他的耳際似乎縈繞着見過面乃至未見過面的老祖宗們的聲音：「嗨！你早該回來了。」

《白鹿原》創作初期，陳忠實曾給自己立下三條約律：不再接受採訪；不再關注別人對自己以往作品的評論；一般不參加那些應酬性的集會和活動。用他的話講，這三條約律也是保障整個寫作期間能聚住一股氣，不至於零散洩露零散釋放，才能讓作品一氣呵成。而創作的想法也激發了他想了解這塊土地的慾望，之後的一段時間裡，他便浸在周邊幾個縣的資料館裡，整天埋頭查閱與鄉土歷史有關的縣志，希望能置身於祖輩們的故事之中。

躬耕寫作兩不誤

在《白鹿原》的寫作過程中，陳忠實完

全進入構思寫作的情景當中。在寫作的同時，他還不忘料理村裡給他的莊稼地，常常傍晚時分到地裡揮灑把鋤。因為他覺得只有專注的體力勞作，才是他排解那些正在刻意描寫的人物的有效舉措之一，才能保證晚上平靜入眠，第二天清晨有效寫作。

在鄉下潛居4年之後，陳忠實終於了卻夙願，創作完成近50萬字的長篇巨著《白鹿原》，也為自己留下一本「墊棺作枕」的書。而對於四年的寫作歷程，陳忠實曾在自己的自述中這樣描述：四年時間裡，從早上開始寫作到下午停止寫作，按正常工作就應該休息下來了，但自己的腦子根本休息不下來，手不寫了，那些人物依舊在腦子裡活躍着，過去寫作從沒有如此強烈的真實體驗。

昨天上午，許多得到消息的西安市民，亦紛紛前往陳忠實的收治醫院和陝西省作協了解情況，並進行悼念。一些民眾表示，陳忠實是陝西人的驕傲，他創作的作品大多貼近陝西風土人情，讀起來就像身邊發生的事情，大家都十分喜歡他。願他一路走好！



■位於陝西省作協的陳忠實追思堂正在緊張佈置。 網上圖片



■陳忠實創作《白鹿原》用的桌子。 網上圖片

「中國文學天空塌了一個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得知陳忠實去世的消息後，陝西省文聯副主席高建群當日撰文，寫道「感覺中國文學的天空塌下來一個角」，這種感覺在當年路遙和張賢亮去世時也曾有過，悲慟不已。

身具關中農民優缺點

高建群憶起他和陳忠實的相識，「陳忠實給我的第一印象是——農民，他從骨子裡講還是一個農民，身上具有關中農民的所有優點和缺點。」高表示，如果沒有農民的耐心和堅韌，是無法完成《白鹿原》的。在高建群看來，這部農耕文明的

史詩巨作，陳忠實對小說題材的處理在當代活着的作家中無出其右，作者犀利的文筆深深地嵌入這個時代，嵌入中國最貧困最基層的人性中，然後描寫了那個特定的時期。

在青年作家楊廣虎眼中，陳忠實老師宛如一棵樹，因為樹正直、挺立，給人們無私地遮擋風雨。他憶起陳忠實給他這個「無名小卒」寫書名，給他打電話鼓勵新作寫得不錯，滿心感動。而對於陳忠實的作品，楊廣虎更是感慨頗多。他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讀陳忠實的作品，深深為陳忠實關注民族命運的精神所打動，也記住了許多深刻複雜的人物形象。在他看來，《白鹿原》是一部「文學史

詩」，一部民族史和心靈史，其雄渾、厚重，反思精神，現實主義寫作手法等，都值得學習。

西安文理學院教授魏奇與陳忠實結識十年有餘，對於陳忠實的去世，他雖不敢相信，卻只能懷念。魏奇說，「滿腦子還是叼着卷煙在煙霧中沉思的先生，是背着有些磨毛的大包說着秦腔吃着臊子面或餃子的先生，是猶如父親般滄桑、堅毅的先生，然而這一切被冷冰冰的訃告和滿屏的懷念擊碎。」十年間，魏奇曾和陳忠實聊起眾多作品，也是在交往中，他逐漸理解了陳忠實堅毅、隨和、質樸的人格，理解了他的民族情懷和文化心理。

電影版導演連說三個「太遺憾」



■2012年版《白鹿原》導演王全安（右）與探班的陳忠實。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華商報》、《深圳特區報》報道，內地導演王全安2012年接過了電影版《白鹿原》的執導。他聽說陳忠實去世的消息極為震驚，反覆確認新聞是否屬實，「不會吧！我都没聽說這事。陳老那麼優秀的作家，走得早了。」王全安連說了三個「太遺憾」。

在電影殺青後，王全安曾將210分鐘的初剪版捎回陝西，請陳忠實過目。陳忠實對影片評價是「超過話劇版」，他對電影的評價是「影片拍得不錯，我看完後覺得震撼。」

2012年4月5日，作為香港國際電影節閉幕片，《白鹿原》在香港公開放映，此次放映的版本在香港被評定為三級。不過對於影片，陳忠實也認為有一些遺憾，比如朱先生、白孝武、鹿兆海等人沒有在影片中展現，當然這是受到電影容量的限制。而對於影片最後的幾十分鐘對原著的改動，陳忠實卻表示了支持。這裡有意思的是孝文他爸去縣政府找他，叫他給黑娃留條命不要殺他，這個情節改得好，這是凸顯白嘉軒傳統品質和精神內涵的一個很重要情節。

「陝軍東征」現象



■「陝軍東征」主將之一的賈平凹。 資料圖片

「陝軍東征」是20世紀90年代內地的一種文學現象，這一現象曾經震動文壇。陝西五位作家高建群、賈平凹、陳忠實、京夫和程海的作品《最後一個匈奴》、《廢都》、《白鹿原》《八里情仇》和《熱愛命運》不約而同被北京五家出版社推出。在作家出版社為《最後一個匈奴》舉行的座談會上，當時一位北京的評論家說「陝西幾位小說家先後在首都各家出版社推出了他們的長篇小說」，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語地補充，開玩笑說：「陝西人要來個揮馬東征啊」。新時期文學中所謂的「陝軍東征」現象緣由此起。 ■來源：綜合華商網、百度百科

